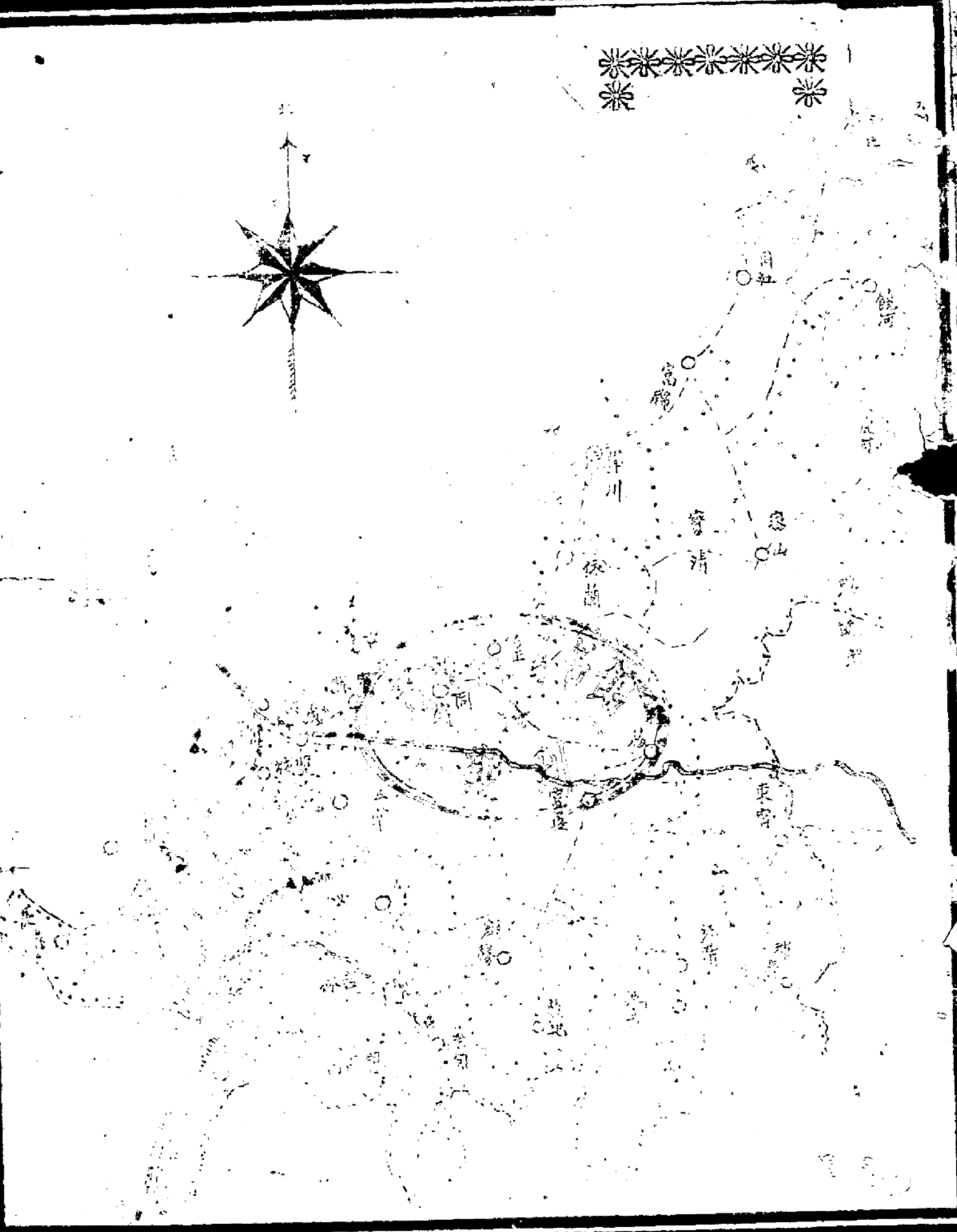


吉林通俗教育講演稿範本
 第一期



吉林巡按使署政務廳教育科編

112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第一期目錄

特別類

釋通俗教育

就吉林省情形論通俗教育之關係並籌普及方法徵稿

說早婚的害處

說中國男女的依賴性

人民子弟當上學堂的緣故

說嗎啡之害甚於鴉片

愛國類

說愛國

說國民的責任

守法類

說國民守法

道德類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

目錄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 目錄

外國人重公德中國人重私德應有調劑方法徵稿

常識類

說普通知識

陰陽歷之比較

實業類

說實業

說提倡國貨

說開墾之利益

體育類

說體育之要

衛生類

說衛生

說衛生能強國

特別類

釋通俗教育

教育原有三種 一種是學校教育 一種是家庭教育 還有一種是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四個字 範圍極大 內中最重大的 就是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一句話 雖是極淺近 極容易明白 恐怕向來靡有研究的 還有些不懂 現在且把這句話解釋解釋 教是教導 育是養育 譬如人家生了個孩子 無知無識 父母家長便應當教他養他 所以就教育的廣大意義講起來 却是無所不包 大凡教子女學好 別學壞 這便是教字的本旨 教子女謀生衛生 這便含着育字的意思 至於通俗兩個字 須分開講 俗是世俗 譬如說話吧 有種俗話 和文章是不同的 通是通行的意思 有一種話 要通行於世俗的 這便是通俗 通俗教育的意思 就是教你們同念了書的一樣 教育部新定的通俗教育講演規則 第一條說是通俗教育講演 以啟導國民 改良社會爲宗旨 國民中原有極明白的 大概是念過書受過教育的人 但是也有不很明白的 不會念過書受過教育的 多少明白的國民中間 夾著多少不明白的國民 多少念過書受過教育的國民 夾著多少不會念書

受教育的國民 就有種種不便 例如一架眼鏡 本可照見人物 若是這眼鏡上有幾處不明白的地方 連帶眼鏡的 也糊塗起來了 你看有用靡有用 所以開導國民 教他明白 實在是極要緊的第一件大事 至如社會原是國民湊成的 中間極其複雜 有良好的就有不良的 這不良的社會 若是聽其自然 恐怕一天壞似一天 連良的也帶累啦 所以改良社會 又實在是極要緊的第二件大事 說到這裏 列位必要問啟導國民 如何啟導法 人不是一座山 既不能像開山的方法鑿他 人不是一把鎖 又不能像開鎖的樣子套他 必須常常聚在一處 講講古代的事蹟 現在的新學 聽了進去 一天明白一天 久而久之 便成個明白人啦 試看一個小學生 六七歲的時候 送進學堂 目不識丁 等到三年五年之後 智識漸漸增高起來 豈不是啟導的功效嗎 愚民社會中 有罵人的 有私鬪的 有迷信邪神的 有好嫖賭的 有偷吸鴉片或打嗎啡的 有婦女纏足的 此種惡習慣 留之不去 實是社會的污點 但是要改掉他 不能像成衣匠改做衣服的樣子 拿起剪子 一塊塊的剪 也不能像木工改做桌椅的樣子 拿起大斧 一刀刀的劈 總要耐煩 慢慢的勸告 聽的熟了 明白了 便知道那一種是良習慣有利 那一種

是不良習慣有害 自然是往好處做 一天改一件 十天改十件 文明社會 也用不了幾年就成功啦 等到社會文明 國度也就自然而然而增進啦 要是國民不能啟導 社會就不能改良 社會不能改良 直接受害的 就是在這社會裏的人 間接受害的 就是國家 何為直接受害 比如個人衛生不講 發生瘟疫 誰也免不了傳染 人人個個擔著危險 這便是直接 因為發生瘟疫 國家又要辦理防疫 花許多的錢 而且通商大埠 還怕外國人干涉 花的冤錢更多 這便是間接受害啦 又比如個人不學好 漸漸入了大幫鬍子 直接擾害社會 官府還要派兵警防 勤 這防勤的餉械 便也是國家間接受害的害啦 列位要知道社會不良 官府作事也不易 就是國家的顏面也不好看 所以首先要將社會改好 那良善的政治 才容易施行 對於外國也就體面多了呢 好比一家子人 家庭整齊嚴肅 子弟都能念書 彬彬有禮 全是受過教育的樣子 他那主持家政的人走出來 鄉鄰個個都恭敬他 這一家所受的外來的欺侮 也就自然比別人少啦 據這個道理看來 你看國家辦這通俗教育 豈不簡直是教你們念書一樣嗎

講 演 稿 範 本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 特別類



就吉林省情形論通俗教育之關係並籌普及方法

(徵稿)

李蔭棠

吉林本是東邊的一省 又是東三省的中心 實在是一座牆垣 牆垣把守好了 才能享個室家的安樂呢 咱們中國人 一天除了吃飯穿衣外 就作些無意識的勾當 什麼國家不國家 他全不問 咳 長此下去 可就有的不得了的一日了 要知道這種毛病 是從那裏來的呢 原因很多 一時也就說不了 其中最大的原因 就是靡受過義務教育 把一般的老百姓 全養成個蠢而無識的人 怎會能知道國家的關係呢 所以這通俗教育 是補那學校所不及的 現在咱們吉林 更是要緊原來通俗教育的宗旨 特爲開通一般靡知識不識字的人 使他明白一點國家的事 情 知道國家與人民有重大的關係 人民愛國 卽是愛家 國若亡了 卽家可就隨之滅了 若是這們說起來 這通俗教育的關係 可就很大啦 以吉林現在的情形說吧 五百萬人民之中 有普通知識的固然很多 無普通知識的可也不少 就是認識幾個字的人 他也不知道這國家是什麼東西 他日已處於何等地位 現在是個什麼時候 國家是貧是富 是強是弱 是有什麼人在我們旁邊 成天算計我

講 演 稿 範 本

們 他是一概的不知道 這不是不得了麼 危險呀不危險呢 所以這通俗教育可就是萬萬的不可緩的了 這通俗教育有這們大的關係 可就得起緊的去辦啦 但是辦理這通俗教育 可就得起畫一個普及的方法 現在教育部定了個章程 教各省及各縣都設講演所 第一個困難問題 就是經費 第二個困難問題 就是講員 在下有個拙見 就由縣知事勸導地方上熱心的人士 組織私立講演所 無論有無職務的人員 只要明白 就可以擔任講演 不支薪水 就如各區學董 亦可兼任 由知事監督 這裏邊有個道理 學董兼講演員 因為學董是一區的表率 這通俗的意思 是開通年長失學的一般老百姓 若讓那靡名望的人去講 怕是講的只管講 聽的還是不愛聽 惟有本屯學董兼辦 必能收效 又凡有國民學校的地方 就可借用國民學校的校舍 就用本校的教員 兼任講演 也是很可收效的 奉勸大家 你們一人傳十 十人傳百 都盡點義務吧

按原稿所擬方法雖與定章未合然亦不無可採故酌加刪改仍行錄入以爲集思廣益之助編者識

說早婚的害處

咱們東三省有一極不好的風俗 你們試猜猜是什麼呢 就是早婚 只貪着家裏有人使喚 不管兒子有多大 到後來結出種種的惡果 如今且把關於生計生命各方面的害處 和關於社會國家各方面的害處 講給各位聽聽 常言道 寧減一斗 別添一口 又道男怕三口吃 女怕三口穿 這都是盤家養口的難處 因爲人活一天是要吃一天飯的 活一天是要穿一天衣的 我國人民的生計 已達困難極點 凡是中等以下的人家 大概食不中口 衣不中身的居多 平日勤工苦力 尙且不能養家活眷 若一旦之間 忽然添個媳婦 別說下聘過禮 陪媒謝親等項 概要花錢 就是一錢不花 那個新添的媳婦 斷靡有成天挨餓受凍的道理 吃還是要吃的 穿還是要穿的 他這份吃穿 一不能自己去掙 二不能由娘家帶來 不愁做家主的替他好好預備 你看這等本來衣食不足的人家 忽然又要加出一個坐吃坐穿的來 那主持家政的人 豈不是雨天底下擔草 越擔越重嗎 這還是關於主婚人一方面的害處 主婚的既自己甘願受這罪 原也不足惜 最可憐的 就是這種童年早婚的小孩子 他的年紀尙小 體質還不會完全發育 一切知識技能

講 演 稿 範 本

又全然靡有 那些糊塗爹媽 不能教他學些養身的本事 反早替他招請一位天天要穿要吃的娘們來 將來好天天問他要穿要吃 倘若自己兩口子老了死了 不能幫助他一輩子 看他傻小子如何擔負得了 近來多少離婚的案 考究他的根由 大半都爲衣食不週而起 要不然 便是女的嫌男人小 總不外這兩個緣故 就是那有錢的人家 或可勉強同偕到老 究竟他兒子一生的幸福 早已消滅 別想家業興旺的了 這不是關於生計的害處嗎 怎麼說早婚有生命上的害處呢 因爲人當少年的時候 血氣還靡有十分充足 此時正宜保育 總要使這點生氣化血的元陽 一天一天的滋長起來 以後自然壯健 疾病減少 壯健是做事的根子 疾病少是壽命延長的根子 人生一世 祇要壽命延長 又能够做事 滋養這點壽命 便是前途莫大的幸福 所以君子三戒 要算這個少時戒色 更爲吃緊 若老早娶媳婦 儘他肆情縱慾 好比那火烘出來的花 元氣發洩淨盡 壽命就不能延長的 各位不信 等我說出一樁近事來 做個證據 我們鄉裏 有哥兒倆 哥子務農 做事極其老實 兄弟做生意 却很精明 兩人分家之後 兄弟的生意越見興旺 中年上又生了兩個兒子 不上十幾年 又娶了兩個大媳婦 哥子中年也生

了一個兒子 兄弟勸他早定媳婦 他哥總不肯 後來兄弟的兩個媳婦 不上幾年 又居然接二連三的養起孩子來 旁人也都替他高興 誰知道竟是美中不足 一件是那些生出來的小孫子 不久就丟了 都不能撫養成人 一件是自己兩個兒子 因為破身太早 漸漸的面黃肌瘦 二十多歲便得了色癆的病 後來竟至一個做了少年亡 一個成了癱瘓 不久也死了 兩個媳婦也再醮了 所有歷年蓄積的財產 也就因為這些事 花了個乾乾淨淨 自己兩口子 反落得個老來窮獨 再說他哥呢 因平日謹慎過度 不敢作荒唐事 等到兒子上三十歲 才替他娶老婆 那時候兒子也會做點生意 家裏的用度也很寬裕 隨後又添了好幾個小孩子 自己老來落得快快活活 過了一輩子 摸他們哥兒倆一比 遲婚的不但有現成的兒子 還養了多少孫子 早婚的不但養不成後來的孫子 連現成的兒子都送掉了 這不是關於生命上的害處嗎 怎麼早婚連帶社會都有害處呢 因為社會上的蠹賊 不外兩種 一種是擾害社會的 一種是累害社會的 擾害社會的 如鬍匪棒子手凶惡棍徒 一味的恃強逞惡 擾得社會上全不安寧 累害社會的 如游民花子 專一仰望別人周濟 累得社會上應接不暇 這兩種蠹賊 雖有強梁懦弱的不同

講 演 稿 範 本

同 究竟都是些貧窮人家的子弟 人家貧窮 大概都是因爲人口太多 靡有職業 入不敷出 人口太多 靡有職業 入不敷出 又大概都是因爲不知利害 注重 早婚 如今不想替社會上剷除這些蠹賊便罷 要剷除這些蠹賊 便該大家禁止早 婚 先把那個化生蠹賊的源頭塞住 那社會才可望改良進化的啦 至於早婚害及 國家的那一層 尤其彰明較著 如今列國紛爭 通國人民 都要有軍國民的資格 方能够頂起這桿國旗 照耀全球世界 西洋上古時代 有一個最著名的强悍小 國 名叫斯巴達國 他那一國的國制 凡國中的男子 定要上了三十歲 才准娶 親 國中的女子定要上了二十歲 才准出嫁 又國中新產的孩子 必由國家派員 察看 看那個孩子的體質強弱如何 若是薄弱不堪 或是支體殘廢的 就要把他 扔了 所以他那一國的人數雖少 却個個都是精力彌滿 金剛一般的強壯大漢 當時西洋各國 靡有那一國不怕他們的 列位試想 如果人民體質強弱 與國家 全靡有利害上的關係 那個斯巴達國 何必立出這種去弱留強的制度來呢 現在 地球各國 要算我們中國的人數最多 若是打起仗來 却有八九成不中用的 甚 至連槍扛不起的都有 可見我們國勢不强 純是吃了人民體質太弱的虧 人民的

體質太弱 又純是吃了童年早婚 種性不強的虧 故此要強國勢 必先從提倡遲婚下手 我們不縱能學斯巴達的樣子 若那個男子三十而娶 女子二十而嫁的制度 原是我國古時的遺法 是儘可仿行的 願大家提倡提倡才是



說中國男女的依賴性

改同賓縣講員曹桂芳稿

我們中國 號稱四萬萬多人口 不但那女子全有依賴性 就是這男子也是不免的 因為我們國裏 家族主義 未能破除 人民對於家庭的觀念 男子比女子還重 啦 就是爲父母的 都要把所有的財產 留給兒子過活 所以重男輕女成爲習慣 了 那爲男子的 只知道父母遺產 全歸自己私有 別人是不能分去的 依著父 兄遺業 就養出一種依賴的劣性來 所以有財產的 往往不能培養出好子弟 因 爲這男子全仗著家庭勢力啦 豈知道先人留下的產業 費了多少的心血 無數的 勞力 終日勤儉 才蓄下這一份子 依著子孫看來 分所應得 隨便揮霍 並不 足惜 因爲不知道父母當初創業的難處 所以不能守業 我國男子 直正能以獨 立不賴他父母的 千百人中難得一二 這不是男子對於家庭的依賴性嗎 至如女 子這一層 在未成人以前 全都依賴父母爲生活 就是出嫁 也靡有一處不指著 丈夫爲生活的 如果丈夫不能養家 或是死了 就靠著兒子孫子爲生活 從小的 時候 趕到老死的時候 沒有一天不是依賴他人的 所以然的原因 都是我國女 學不興 教育不發達 並不講求知識 既無知識 便靡有能力 既靡有能力 便

靡有職業 樣樣都是依賴他人 好比寄生蟲 附屬品 代代相傳 就成爲習慣了 這不是女子對於男子的依賴性嗎 總而言之 如今你們若打算不依賴人 可得自立 這個自立 可有甚麼好處呢 那自立兩字 是文明的母 是自強的媒 因爲能自立 就能競爭 能競爭 就能進步 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國能自立 國就富強 社會能自立 社會就文明 人民能自立 事業必然發達 生計必然充裕 名譽也就增高 學問也就成就 倘若不能自立 存心依賴 一切全都靠著人家 事業不去進取 生計不去營謀 名譽不想遠揚 學問不求深造 這樣的人 不但無益於家 並且有害於國 什麼緣故呢 因爲這依賴二字 就當靠字講 被他靠的 就要受累 女子有依賴性 就累了他家的男子 男子有依賴性 就累了他的家庭 累了男子 累了家庭 就累了社會 累了社會 就累了國家 你看今日我們的國家 還禁得這種人嗎 我勸列位 別三心二意 快回去告訴老婆 並告訴兒女 趁早打算自立吧 冰山也有倒的時候 再別要靠著他啦

人民子弟當上學堂的緣故

錄京師勸學白話

國家立學堂的意思。大家通都明白了罷。既是明白。就應該教子弟上學才是。可是現在的人們。能明白教子弟上學的。固然很多。那說學堂不好。不教子弟上學的人。還是不少。這宗緣故。聽我說一回。在那從前念書的人家。不教子弟上學的。都說學堂辦法不好。不說是教子弟上了學堂。容易沾染習氣。反不如上家塾。能學一點規矩。就是說一個先生。教三四十個小孩子。怎麼能教的過來。全是欺人之談。不能夠念書。說的亦似乎有理。不知道這還是照着從前私塾的先生。教法不好。不知管理的樣子說的。現在的學堂。但是認真辦的。決難有這些毛病。學堂裏頭的章程。很注意管理。凡孝弟忠信的道理。應酬禮節的事情。靡有不教學生學習的。不但不沾染壞習氣。比那家塾學生。還規矩得多。教法一層。現在辦學堂的人。常常開會研究。當先生的。若是認真教訓。管保比家塾的子弟。造就得好。所以念書的人家有了子弟。不可不上學堂。在那莊農人家。不教子弟上學堂的。都說他的孩子。也不打算念書上進。不打算學買賣。不過在家裏耕種地畝。過日子罷了。上學堂不上學堂。雖甚要緊。所以常見各處農的父子弟。多有

講 濟 義 範 本

不上學堂的 就是上了學堂 也是隨便教學生告假 三天打魚 兩天晒網 上學合不上一樣 這真是糊塗之極 要知道過莊家日子 念書更是要緊 怎麼說呢 既有莊田地土 像那莊田地土的文書 自己日用的帳目 婚喪隨禮的帖子 那一樣用不着寫寫算算 若是自己家裏有念書的人 拿來就辦 有兩句俗話說的好 學會了 不求人 真真說的不錯 若是自己家裏靡有念書的人 處處要低頭求人 甚至於自己村裏靡有念書的 上外村求人的時候 亦是有的 你想多們不方便罷 若光不方便還算小事 更有因為不念書受很大的害處的 請給大家說兩件事 聽一聽 常聽說有一個走道的人 走到一個山裏 山前邊有一個老虎 常常出來害人 臨近村裏的人 恐怕行路的人不知道 就在那條路口上貼了一張告白 說是前山有虎 行人免進 寫的明明白白的 可是走道的那個人 靡上過學堂 不認得字 雖然也看見那張告白 並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還是冒冒失失往前走去 走到裏邊 就教那個老虎把他吃了 這不是因為靡念過書就把命送了嗎 又聽說有一箇莊家人 買了一塊地 地本是買契 那中人合賣主合謀 寫文書時候 給他寫一張官契 那個莊家人靡上過學堂 當時也不認得 到了稅契過糧的時候

那賣主說地是常契，不能稅契過糧。這個買地的人就急了，進城把賣主告了。縣官問你們通有什麼憑據，靡有。這買地的人說我有契爲證，拿出來縣官一看，乃是當契文書。縣官說你的文書是當契，怎麼說是買契呢？這個人無話可說，就把官事輸了。這件事情，像那賣主安心欺哄人，固然可恨，但是這買地的人，若讀書識字，他們那裏敢那們寫呢？這樣看來，可見莊家人上學更是很要緊的了。又有那經商人家，說教子弟學買賣，上幾年私塾，認幾個字，就算了。這話亦是不對的，怎麼說呢？像那從前在私塾裏，只教念書，不教算盤，就是教算盤，也不過記個九九歌就罷了。認字無論多少，通能講的到底靡有。到了學買賣的時候，晚上還得跟着掌櫃的，或是師兄學寫學算，所以三四年的工夫，不能辦事。現在學堂裏教法，教一個字，就懂一個字，又常常的教給他寫信寫帳的法子，教的算盤合筆算，也很夠用的。一到學買賣的時候，不用掌櫃的費心，教訓一二年以後，就能辦些事情，吃勞金。富外事，所以現在北京天津各處的大買賣家，通願意用學堂畢業的學生。現在有一件實事，對大家說說。天津河北地方，有一個小飯館，名叫真素樓，是天津人張雨田開的。他的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都上學堂。大

講 演 稿 範 本

兒子名叫鴻林 在天津玉皇廟高等小學上學 二兒叫鴻翰 在天津中學堂上學 第三的鴻濱 第四的鴻藻 都在天津藥王廟小學上學 他的女兒叫鴻瑛 在天津女子師範附屬小學堂上學 自從前年張鴻林在學堂修業 即在飯館裏幫着他父親做生意 能寫會算 實在是當用 所以他的生意很賺錢 供給他兒女的學費 可見做生意的人 也要上學堂 出了學堂 儘管做生意 這才算是正道了 又有那打着學手藝的人 說不用上學堂 這也是不對的 要知道就是學手藝 也不能不寫出入帳 也不能不寫個家信來往信 若是離上過學堂 不認識字 這些事情能夠辦嗎 再一說 凡學好一點手藝 能多賺幾個錢的 必定是通些文墨的人 若是認識字 亦不過終身當個小伙計罷了 所以想學手藝的人 也是不可不上學堂的 以外還有兩種人 就是那很富的 合那很窮的人 在那富的說 有的是莊宅地土 子弟們上學亦是吃飯 不上學亦是吃飯 在那窮的說 教子弟上學 總要花錢 不如教他給人做個小工 或拾點柴草 可以暫顧眼前 不知這話亦通說差了 有一句俗話說是殖產不如殖人 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子弟好了 財產是一定能殖的 若是子弟不好 胡作非為 縱萬貫家財 也是不可仗恃 所以若是打

著教子弟學好 守著家業 除了上學念書 實在靡有別的法子 至於那窮人 若教子弟上幾年學堂 學一點本事 在外邊可以找個好一點的生意 到後來學好了 亦能夠發財 窮的也就有不窮的時候了 這種事情那個村里都有 若是教子弟給人作小工拾柴草 窮人終究是窮人 那有好的指望 況且現在的學堂 窮人家的子弟 可以不納束脩 一年不過買上幾本書幾管筆幾張紙 可以能化幾個錢呢 本日省吃儉用些就有了 前幾年山東有個乞丐 名字叫武訓 他很知道不上學的苦處 把尋常討要的錢 存放起來 日積月累 連本帶利 湊的不少 就立了一座學堂 成全的學生很多 彼時山東民政長給他請獎 人人都稱他是義丐 現在其人已死 學堂還在 大家想想 乞丐是一個極窮的人 他能夠存錢供給別人許多的子弟上學 吾們雖窮 斷不至於像乞丐 偏不能拿錢教自己的子弟上學 這豈不叫武訓笑死了嗎 上邊說不上學的各樣事情 全是關係一身一家的 還算小事 若是不上學堂 那害處還有比這個更利害的 說說大家聽一聽 單說一國的人 不上學 不識字 就通靡有知識 靡有本事 通靡有知識本事 這國一定是窮了弱了 到了窮了弱了的時候 富強的國就想把他滅了 這個道理 前邊已

經說過 大家是明白的了 可是大家想一想 到了教人家把國滅了以後 像安南 印度那個樣子 富的不能安然享福 貧的不能安然度日 爲農的有地亦不能安然 耕種 做手藝做買賣的更是不能安然做手藝買賣 到了那步田地 天天受罪吃苦 想著立學堂 是不准的 想著上學堂 亦不能夠了 大家後悔也就晚了

說嗎啡之害甚於鴉片

改同賓縣講員趙文彬稿

什麼叫做鴉片 鴉片就是大烟 自前清道光年間 海禁大開 各國往來交通 英國所屬印度地方 出產這種東西 起初英人拿著鴉片當藥品 趕到運入我們中國 那一切無知的人民 並不知道鴉片係毒物 能傷人身體 就拿著這種東西 當靈丹妙藥一樣 終日躺在燈下戀吸 漸漸入了癮 無論有什麼事情 癮不過足 不能去辦 簡直的終日昏昏 好像病人一樣啦 聽我把這鴉片的害處 先與列位略為說說 然後再說那嗎啡 這鴉片若是入了癮 能將心血耗散 精神恍惚 身體軟弱 腦力也不能記憶 晝夜顛倒 甚至於斷了後代 又能促人的壽數 彷彿應該活八十歲 叫鴉片毒質所染 只好活到五六十歲 這個害處真是了不得 外洋人看我們中國人拿著鴉片當好東西 所以越運越多 計百年以來 全國的人入了這迷昏陣的 也有一大半啦 唉 我們中國貧弱 都是這鴉片害的 前清末年 政府合人家外國立下合約 定下期限 務要斷吸斷種 他才不運鴉片到中國 將來過了期限 要不斷盡 不但他還是運 我們須得賠償他的損失呢 所以我們各省官府 雷厲風行 打算早早斷絕 現在除租界以內不算 各處也就辦得有幾

講 演 稿 範 本

分成效啦 但是鴉片私吸私種的少了 不料外國人又將嗎啡運進來 這嗎啡更是毒藥 在外洋稱為軍需品 什麼叫作軍需品呢 就是有開大戰鬪的時候 被敵人追擊危險 或是馬無草料 可將嗎啡打在馬身上 好提他的精神 速退救急 並不是人所用的 就是馬打在身上 多了也是不能活的 可恨我們中國人 但只顧止癮 並不知道這個東西較鴉片更利害了不得 那鴉片還可以戒 這嗎啡想戒也不能戒 不信就看看打嗎啡的 週身打得亂七八糟的窟窿 爛得一塊一塊 不像人樣 恐怕死日也不遠啦 縱然不死 也是作了廢人 若是和入戒烟丸藥吃了 就連臟腑也要潰爛的 不久就死 我勸你們犯這個病的 千萬千萬早早回頭吧 別拿人命比牲口一般啦 況且法律禁止嗎啡 也同鴉片一樣 不准人私販私打的 若是犯了法 也是受苦哇

愛國類

說愛國

改方正縣講員陳丙午稿

現今的人開口就說國民 他究竟不知國民二字作何講解呀 今日把國民二字講給大家聽聽 這國家是由人民組織而成的 可知道這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了 人民是國家的人民了 民與國本是一體 不能分爲兩個的 你們都想想 吾人自有生以來 凡所有生命財產 得以保全 上奉父母 下養妻子 安享太平幸福 都是何人賜給的 那不都是國家賜給的嗎 怎麼說是國家賜給的呢 因爲咱們人民受國家的保護 才說是國家賜給的 咱們人民既受國家的保護 就應當愛惜國家 萬不可遇國家有事 說是國事 與我們人民無干呀 這國就比如一池水 人民就如水中的魚 那魚當愛池中的水 倘或池水乾了 那魚還能獨活嗎 所以咱們爲國民的 應當知道愛國勝如愛家 才不愧國民一份子呢 我們是中國人 就應當愛中國 中國氣候溫和 土地肥美 物產豐盛 本是四千餘年的大國 文化久著 人倫道德無不完備 吾們人民生於中國 也算是有福的呀 況且我們宗族出園 廬墓都在國內 豈有不愛他的道理 但是這愛國二字 也不是憑空說說 必須要

講 演 稿 範 本

實行 總得有愛國的眞精神才算 何爲愛國的眞精神呢 大凡本國的道德 本國的法律 要時時遵守 不敢稍有違背 本國的公益 要處處維持 不敢稍有破壞 也就算愛國 外國人的道德及知識 外國人的學術及事業 我必擇其勝過我的 或與我國家有益的 極力的仿效 以求不落在他的後 更是能愛國 就像現今 國貨銷場日見減少 外貨銷場日見增多 這就是我們愛國心薄弱的現像 列位不信 請看世界上的人 頭上戴的 身上穿的 家裏用的 那一宗不是外國貨多本國貨少 這個緣故 要從事實說 就是我國工藝不興 國貨不如外貨好 受天然的淘汰 要從根本說 就是愛國心薄弱 不知道不如人的可恥 甘心讓利權外溢 倘我國的四萬萬同胞 都要振起愛國的精神來 講求工藝 務使我們的國貨勝過外貨 那外貨銷場自然減少 即不能做到這一步 也要盡用國貨 以保我國的利權 才算是有愛國心哇 至於講到國家公益上的事 大家要出錢財 盡心力 那就是愛國的標準了 我說兩件故事大家聽聽 一件是咱們中國古來春秋時代 有一楚國 會遭兵燹 國家可就要滅亡 他國出來一位愛國的大臣 這是論語上載的那令尹子文 把自己的財產變賣 獻與楚國作爲兵餉 到後來楚國才得強盛

這令尹子文的身家亦得保全 一件是明末的時節 李自成作亂 國庫空虛 軍需缺乏 莊烈皇帝無奈下詔 令臣民捐助兵餉 當時應詔樂輸的並不多 就是皇親周某宗室朱某很有藏金 分文不肯捐出 到後來李自成兵到北京 把明朝亡了 就把那兩個皇親宗室 以及貪賊的大臣 一齊考問起來 每用梭子梭一梭 他便獻銀幾十萬 再梭一梭 又是幾十萬 這幾十人直梭至命盡為止 若當時有許多的金錢助國 何至於國破身擒 人財兩空呢 這就是愛國心盛者享榮名 愛國心薄者遭滅亡的證據 細細想來 究竟誰得誰失誰智誰愚呀 我中國四萬萬同胞 若從此都有了愛國心 替國家出力 國家要太平 替社會出力 社會要興旺 到了國家太平社會興旺 自己的身家也就跟著安富尊榮了 倘咱們人民再要不知愛國呀 恐怕到那個時候 求爲奴隸不能 一切非我所有 悔也悔不及了 不如趕早愛國吧 就是不知道怎樣愛法 也應該拿點良心出來 顧全公益 要爲自己的身家計算 先就要爲社會計算 要爲社會計算 先就要爲國家計算 要知道咱們人人可以愛國 事事可以愛國 時時可以愛國 有錢固可以愛國 無錢也可以愛國 只要心熱 不是一定要納得捐多才算愛國嘍

講 演 稿 範 本

老 公 雞

吉 林 通 俗 稿 範 講 演 本 愛 國 類



說國民的責任

改濱江縣講員吳順昇稿

凡是一個國民 生在這個國裏 所有身家性命財產 都得仰着國家保護 誰能夠永享安樂呢 倘然無國家代爲保護 這些人的身家性命財產 處處危險 又那有安樂可享呢 譬如安南印度等國的人民 當初有國的時候 只知爲一身一家打算 不知愛惜國家 勉盡國民的責任 不想趕到亡國的時候 他的身家性命財產也保不住了 都要聽憑他人處置 種種苦惱 真是一言難盡 大凡看過亡國史的 都應該知道一點 咱們中國這幾十年來 國土也削弱得不少 主權也喪失得不少 弄到現今這個樣子 前清政府固然靡有辦好 然而也是因爲國民程度太低 靡有普通知識 不能盡自己的責任 大家悠悠忽忽 過一年又一年 老不振作 以致國家的現狀 限入危險地位 列位試想想 如果懂得這國民責任四個字 還怪誰呢 現在請把這國民責任四個字 替列位解釋解釋 因爲咱們爲國民的 要知道國家是公共的國家 與自己利害相關 是最可愛惜的 比如坐在這個船上 這船是要愛惜的 船平安咱也平安 船翻了咱也淹死了 所以外洋各國 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 個個都知道有當兵納稅及辦種種公益的責任 你看他們的國家

一天比一天富強 他們的人 一天比一天安樂 咱們何不也學他們 盡點責任 也好將來保身保家 又何必學安南印度 放棄責任去營謀身家 害得亡了國 到了國一亡 身家性命財產也一同完了 勸告大家 早點警醒 萬勿放棄自己的責任 陷國家於危亡地位 才是呀

守法類

說國民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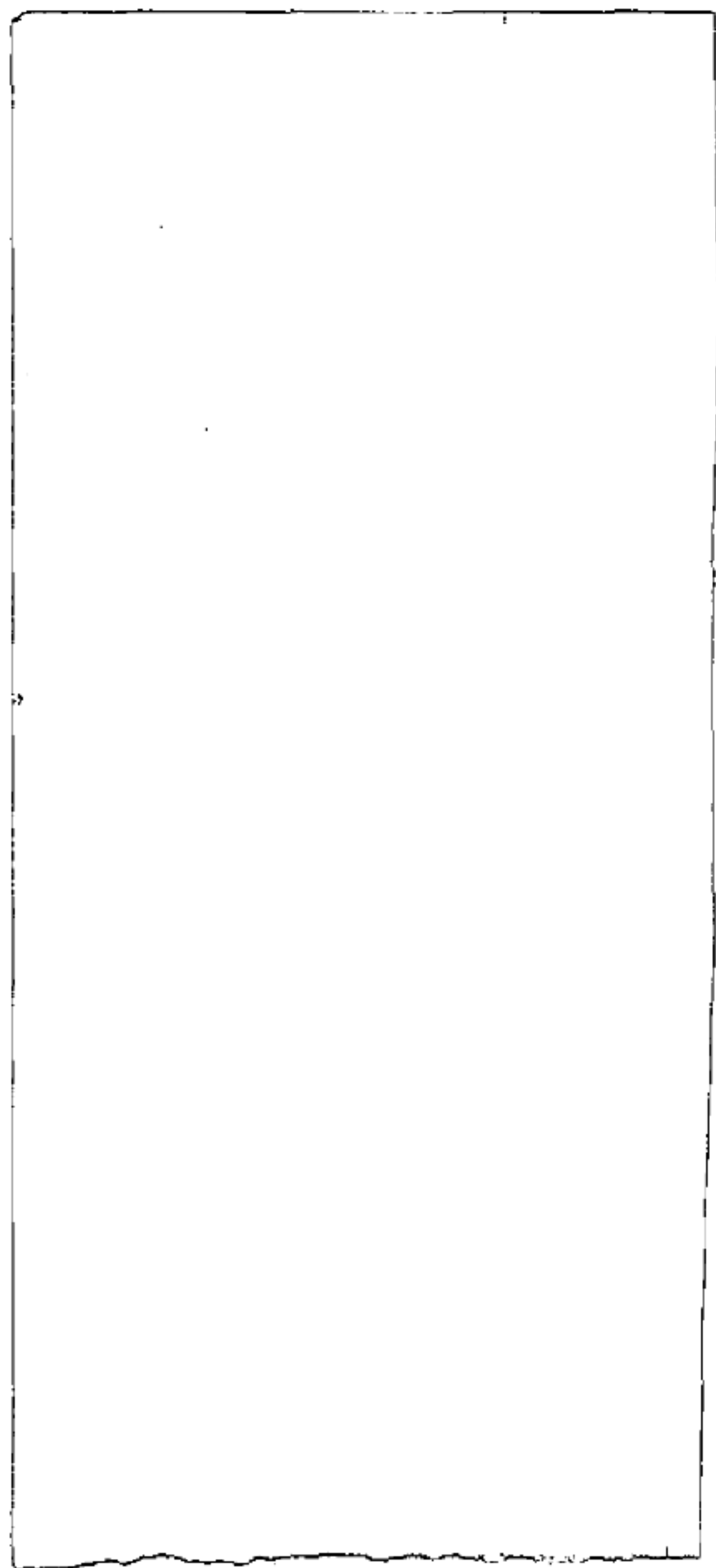
改雙城縣講員姚述唐稿

現在咱們當國民的 都得要知道法律 不但光要知道法律 准得要好好守著法律 不犯法律 才爲好國民嚟 我今天對大家說一說 什麼叫作法律呢 這法律就是一國裏頭最重要的規則 往上說是君主 往下說那些老百姓們 統而言之 不論你是誰 只要你是這一國的人 就得遵守這一國的規則 若是有不遵守這個規則的 那就是犯了法啦 所以刑法上 紊亂國法 定的罪名 是很重的 不但咱們中國 把這法律 看的這樣尊貴 就是外國 也靡有不把法律看的極尊貴的 凡地球上 所住的人民 無論黃種人白種人 靡有一個可以不遵法律的人民 什麼就叫作法律 法是立的一個國制 是大家做事分善惡的標準 律是定的一個專條 是大家爲人應法戒的範圍 現在中國法律 經全國人民代表人參酌 就算是全國人民所承認 很是平允的 有這法律 就如過大海 帶著有救命圈 入火 穿著有石棉衣的一般 若依這法律去做事 大家就極歡迎 就極贊成的 人人相安 到處可以行得過去 假使違背了法律 那就是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心理 就是

講 演 稿 範 本

多數人的仇敵 怎麼能相安 怎麼能相安得過呢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物 若違背法律 多數人就可責備他 告到官府 官府就可懲辦他 所以無論什麼團體 都要仗法律來維持的 好比壘壩防水 壩若破壞了 水就流出散漫無邊 不可擋住 若一般人民無法律範圍他 必至爭奪擾亂 不可救止 這個法律 豈不是人民的公共的保障物嗎 不但要遵守 還要時常尊重他才是 單就個人上說呢 人有生命財產名譽 都是法律所保護的 有傷害人的性命的、有搶奪人的財產的 有毀壞人的名譽的 法律都得加以相當的制裁 這個法律 本是我們個人的保障物 必要好好遵守著 若就社會上說呢 社會上的公共安寧秩序 都是法律所維持的 有妨害社會的安寧的 有擾亂社會的秩序的 法律也都得加以相當的制裁 以及凡有尚未發生不利於社會的事 法律必極力預防 這個法律 更是社會上的保障物 更得好好尊重他 怎麼個尊重法呢 這是靡有人知道的地方 我不幹那違法的事 並不是怕官府辦罪 因為單怕損失法律的信用 人人效我的尤 那就連累社會的了 總之有法律 然後有人民 有社會 有國家 國家是法律組織成的 社會是法律維持住的 人民是法律保護來的 人民生活於法律 國家與社會存

在於法律 法律像水 人民像魚 魚不能舍水以游 人不能違法律而立 人人能遵守法律 更知道尊重法律 人人就能自由 豈不甚快活嗎 列位呀 咱們的國家 就是一個法治的國嚶 有公法 有私法 有刑法 有民法 有商法 有國際公私法 名目很多 各有專條 無非都是人民社會國家的保障 若是違背了法律 官府不能執法辦他的罪 或是辦的輕重不公平 連那官府也就算是戩法的了 若是說到憲法 連君主都有應守範圍 不能隨便行事 何況我們國民 能够不遵守這個嗎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 守法類



道德類

外國人重公德中國人重私德應有調劑方法（徵稿）

素呆

哈 列位今天來聽講 心裏頭有愛聽外國事的 有愛聽中國事的 我也明白了 若是就外國人與中國人不同的事說 却是外國人與中國人不同的事多得很 幾天也說不完 頂好是咱們講社會教育的人 單就社會上的事講 外國社會上的事比中國多得很 也是說不完的 又只好就這個根本上說給列位聽聽 什麼名叫根本呢 凡咱們做一場事 都是從心裏頭來的 心裏頭一點天良 在自己方面爲私德 在大衆方面爲公德 這就是做事的根本 外國人在社會上的公益事 因爲他們心裏頭先有一個公德 凡地方上大家有利益的事 一說起來就個個叫好 有錢的出錢 無錢的出力 所以立學堂 辦警察 設醫院 開工廠 辦自治 一切公益的事 靡有一處不辦 靡有一事辦得不好 怎麼辦得那們好呢 因爲外國人若是把公益事辦壞 認爲糟踏一生 就要被社會上唾罵的 所以他們辦公益事 比自己事還認真 務要見效當時 留名後世 方肯放手 中國人那裏能够這們樣 不

講 演 稿 範 本

講道德的人 自私自利 毋庸說了 就是講道德的人 也僅規規矩矩 注重他個人的私德 以不與聞外事爲清高 有時地方上人公請他出來 還是再三推讓 不說是怕得罪人 就說是不懂新學 到了困難的時候 就不幹啦 列位試想想 地方上那些公益的事 講道德的人既不肯承擔 那承擔的人就可想而知 所以毫無信用 老百姓們 看見辦事的人是這樣 益發錢也不肯花 力也不肯出 豈不是越辦越糟嗎 列位別誤會 剛才說的這個私德原本是好的 也本是辦事的根本 原不是私德不好 無奈一種人把這個範圍縮得太小 不知道這個正心修身 就是要爲治國平天下的 所以把他竟比落了 於今也不必再比他 且把這個事想法子補救補救 你也要知道 外國人重公德 也不是不從私德來的 却有一個原因 他們一生經營的產業 身後不必遺傳子孫 竟有儘數捐入社會 辦理公益事的 咱們中國人不能破除家族主義 這個風俗一時也學不到 不過把大眾的事 當作自己的事 有這點熱心就是好的 奉勸列位 以後遇着地方公益的事 咱們挺身而出辦 無論如何艱難 都要任勞任怨 總以辦成爲目的 到了信用大著 人人學我熱心 自然社會習慣也就改變 以重公德爲重私德之標準 都知道國不治天下

不平 自己的心就不能正身就不能修 靡有社會國家 就連自己的一身也靡有地方安置 這個道理若看得明白 那有中國人學不到外國人 那有中國公益的事辦不到外國那們樣好的道理呢 今天向列位說這個 就是先把公德私德鎔成一片 然後振作精神 熱心任事 潔已辦公 以爲入手方法 擴充起來 這不就是民胞物與已溺已饑聖賢的事業嗎 願大家努力努力才是呀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 道德類



常識類

說普通知識

改吉林縣議員趙維東稿

既在世界上當一個人，就得謀衣食。但是世界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人的知識也就一年比一年的長進啦。早先年不很明白的人，還可以對付着混飯吃。至於現在，明白的人多了，那不很明白的人，就該靡有飯吃啦。所以現在咱中國人，靡有職業的很不少，靡有飯吃的不少。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是靡有普通知識的過錯呀。什麼叫作普通知識呢？這普通知識，就是世界上的人都應該知道的事情。都應該學會的能力。要是靡有這普通知識的人，難以謀衣食，將來越弄越吃緊，可就不能長存在世界上啦。我說出幾種靡有普通知識的人給諸位聽一聽。當初咱中國的地方，是與苗族雜居。自從黃帝堯舜出世，屢次敗了苗族，這苗族人就躲在雲貴湘粵各省的邊界深山裏。什麼知識都靡有。直到如今，還是渾頭渾腦，什麼也不懂得。咱們漢族人，可一天比一天明白。現在咱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苗族連百分之一也靡有。人數越弄越少。再看那日本國北海道地方，當初那個地方是蝦夷島。在日本靡有經營那島的時候，那蝦夷的人數也很可觀。自從被日

講 演 稿 範 本

本經營過去 變了他的殖民地 那蝦夷簡直少得多啦 美洲的紅色種人當初也自成部落 他那塊土地自從被哥倫布尋得以後 歐洲人去的越多 那紅色種人 就年年少下來了 這是什麼原故呢 叫作天然的淘汰 就是一個靡有普通知識的過錯呀 這個普通知識 又叫作常識 是那幾種呢 第一要認識字通達文理 人要是不識字 就像瞎子一樣 有多少好書 也不能看 官家什麼法令文書告示 也不知道 就是朋友親戚來往的信 也要請人念 請人寫 就同啞叭不能說話的一樣 好不為難 據這樣看起來 這文字是萬不可不通達的嚟 第二要會打算盤子 人的一生日用 靡有一天不得算計的 不論那一行 這算盤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要是不會打算盤 就像傻子一樣 錢財的數目 地畝的弓丈 糧食的升斗 貨物的斤兩 全都算計不來 一輩子吃虧不了 第三要明白物理 人生在世 就數穿衣吃飯住房子三樣最要緊 穿衣吃飯住房子 全離不了水火金木土穀這六種東西 用的材料樣數越多 人所享的福越大 比如穿綢緞或布 就比那上古穿樹葉子的享用好得多 吃五穀肉食 就比那上古茹毛血的福分大得多了 況且要是講究卻病延年及強種的道理 不可不知道生理學 你看世界的強盛國 人家學問一

天一天的長進 技藝一天一天的精巧 這都是由格物上來的呀 第四要明白地理歷史的大概 人生在那一國 住在那個地方 本國的邊界 本國的大小 跟現在住着的 地方 一切地理 是萬不可不知道的 就像那個地方的土產怎樣 那個地方風俗怎樣 那個地方禁令怎樣 那個地方有通商的碼頭 那個地方有海軍的軍港 陸軍的要塞 都應該要知道點 不然這裏頭就吃苦不少 但是現在時世 光知道本國的地理 還不能知道本國現在的大概情形 必得合着地理歷史兩樣的知識 纔能夠應用 向來咱們中國人 有普通知識的很少 往往本國辦一件新事 大眾就瞎造謠言 七言八語 弄出好些個笑話來 這都是因爲不知道本國現在大概情形的毛病 簡直有光復以來到如今 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人 你說可笑不可笑 況且現在時世 不但要知道本國的大概情形 就是世界上各國的情形也都得知道 現在那幾國在東半球 那幾國在西半球 數那一國強盛 數那一國富足 他的那一種學問好 他的那一種技藝好 那一種器械是新發明的 能有多利害 現在歐洲打仗 爲的是什麼 究竟勝負如何 咱中國對於各國 現在佔什麼地位 必得一樣一樣的考究明白 才不至胡作亂爲 瞎說八道 見笑於外人 詈

勉強算得是一個國民哩 將來國家實行徵兵 這個人也算有點用處 可見咱當老百姓的 准得有這些普通的知識 不但爲自己生活打算 還可望給本國作點有益的事情呢 要再不趕緊的學點普通知識 再胡混上幾年 恐怕就該像苗人蝦夷美洲的紅色種人一樣 人數越弄越少 日子越過越窮 鬧來鬧去 還怕要亡國滅種吧



陰陽歷之比較

改濱江縣講員張果良稿

咱們中國自從改用陽歷以來 現在已竟過了四年啦 不知道這陽歷是怎麼一回事的人 怕還不少 甚至誤會 竟有說什麼陽歷是洋人的日歷 把陽字念作洋字的 又有說什麼陽歷朔望顛倒 十五月亮不必準圓的 瞎說八道 種種可笑 不知道古來各朝代所用的日歷 本各不同 即如陰歷一種 古來也有十一月爲正月的 也有用十二月爲正月的 原來本可以隨時變通 就是那二十四節氣 也是由我們古代規定 倘能按着陽歷計算起來 那一個日子應該播種 那一個日子應該收穫 年年節氣日子相差不多 更比陰歷爲準 並且陽歷合陰歷兩下裏比較起來 處現在的世界 陽歷比陰歷方便的處所 請向大家說說 你們只知道用陰歷 好在月亮舉頭便見 不必讀書識字 盡人可知 殊不知這不讀書識字 知識單簡 便是野蠻 況且這陽歷 並不是洋人之歷 是接着天文學家考察定的 咱們人類所佔的地球 每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的工夫 圍着太陽運行一周 定爲一年 分作十二個月 一三五七八十十二這七月爲大月 每月三十一天 四六九十一這四個月爲平月 每月三十天 二月爲小月 二十八天 每四年閏

講 演 稿 範 本

一日 陰歷是太陰歷 按着月亮計算 月圓爲十五 月虧盡爲晦日 每三年至五年兩次增加一月爲閏月 雖然合陽歷大略相同 究竟上下相差太遠 今年立春在正月初旬 明年就往往在十二月下旬 是極難一定的 不比陽歷節氣相差不遠 這還是按着天時的比較 若是按着人事合計起來 現在東西洋各國 除了俄羅斯國奉希臘教 用希臘年歷 其餘各國均皆採用陽歷 就是日本向用陰歷的國家 也在四十年前改用陽歷 我們中國因爲與各國通商交涉 改用陽歷 國際上便利處很多 況且國家的會計年度 若是多一閏月 便不好辦預決算 商家多一閏月 便不好理債務算年利 農人多一閏月 便不好算播種收穫日期 工人多一閏月 便不好計年金 學堂多一閏月 便不好放寒暑假 有這種種的緣故 所以才改用的 因爲改用陽歷 諸多方便 並不是不問好歹專學洋人的 大家切不可誤會 疑惑才是呀

說實業

錄江西通俗旬報

現今這個時代 不是競爭實利的時代嗎 實利不興 國家不富 所以東西各國 振興實業 多們要緊 就爲的是這個緣故 社會上的人 若是不急求生活的路 醉裏生 夢裏死 可就難免天演的淘汰 那時就是後悔也來不及了 世界上有一句最不對的話 就是萬般皆有命 半點不由人 那些游閑浪蕩的 就藉着這話 作爲口頭禪 咳 這一句話 豈不是誤盡蒼生嗎 世界近二百年來 歐美各國 無不國富兵強 人人有職業 人人有飯吃 一國裏頭 竟找不出多少討飯吃的人 來 到底是個甚麼道理呢 他那國裏 也不是天上雨粟 仔細看來 全是人家研究實業 改良進行的法子 精益求精的緣故 如今我們中國的人 也該參考參考 外國的實業 何以日有進步 何以日見發達 再察看察看本國的實業 何以無進步 何以不發達 提醒大夢 合羣進行 尙不爲晚 總是看破業是實業 命是空談 快別信那些由命不由人的話了 就個人身上說 想想一身的進項 算算一年的花消 怎麼着不夠用 怎麼着能有餘 這宗人就可以養家餬口 命在那裏呢 嘗見有人說 某家富 某家窮 某家的命好 某家命不好 唉 你也想想 他富

講 演 稿 範 本

是怎樣富的 貧是怎樣貧的 我想這致富之道 也就在事業上說 總要大才的找個大事做 小才的找個小事做 無才的也可費點笨力氣 做個小生意 若是游手好閑 一點事業不務 到了窮迫無聊的時候 就怨命窮那不是枉然嗎 古人說 勤儉是治家之本 嘗見一家的人 既勤且儉 生活自然餘裕 若一家的人 不事生產 不謀事業 胡吃胡喝 濫花濫用 家業靡有不衰敗的 況且勤儉二字 不但關係一家 並且關係全國 一家有一個閑人 一國就多一箇惰民 一家多一分消耗 一國就少一分出息 所以古人嘗說 一夫不耕天下或受其饑 一女不織天下或受其寒 這個話頭 就是說勤儉的人 關係國家的意思 且人生在世 寧可爲生利的人 不可爲分利的人 那分利的人 不勤不儉 富於依賴性 專靠他人的生計 以爲一己的生活 日復一日 那生計稍裕的 也被那不能自立的牽累窮了 所以人在世間 有一日的生活 就得有一日的生計 生活與生計 彼此相需爲用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因爲去求生計 就不能在家裏死守着 止圖一個自在快活 若是果能有了生計 這生活之中 也自然而然的有一個自在快活的境界 所以西洋各國 講究生活程度越高 生計必越見發達 對於衣食住三項事 無不

踵事增華 越好越要求好 都因他們那生活的程度 就是他那生計的一個表示 惟獨我們中國的人 所有人家那實實在在的事業 絲毫靡有學會 可是招惹得一般社會 心醉歐風的 吃也跟人家學 穿也跟人家學 住也跟人家學 所以各社會的現象 人民的理想 大勢趨重歐化 一若除去吃番菜 穿西服 住三層樓房 而外 再無有別事可以學的 似乎他這樣的生活程度 較之西人也算不高不低了 可是回過頭來 看看那身家的生計 不但不比人家高 還比人家低得很 簡直生活與生計 竟自成了兩不相涉的事 若是我們人民 到底不悟 淨鬧這宗假門面 將來中國 必落到困窮的地位 依我奉勸社會上的人 先別在生活上計較 先要在生計上盤算 若真打算生計充足 非從實業下手不可 實業也非一端 撮其大要者有三 一曰農業 我們中國 却也極在行 但不知道聯合團體 改良新法 所以莊稼人家 終年忙個不了 仍然是窮困的居多 這個弊病 就是我們不求進步 不知討論的緣故 近日西人化學日見發明 農學更爲進步 比如某種土壤 用某種肥料 某種性質 種某種植物 加意研究 都有精確的証據 至若造農器 辨籽種 興水利 測氣候 除害蟲 防旱潦 一切關係農學的事務 悉本

化學的精理 地質上的考察 况我們耕田用牛馬 人家用機器 既省了喂養 而又機器一具 勝於牛馬十倍 所以人家地少而利厚 就是這個道理 我國地處溫帶之上 土壤肥腴 若參用他的法子 農業還有不發達的嗎 一日工業 我國素著工藝 如北京的雕漆 江西的瓷器 浙江的綢緞 天津的愛國布 山東的玻璃 也會爲外人推許 其餘各省的製造品 以及原質物 著名於世界上的也多 就是不能隨時改良 以致讓外洋物品 獨占優勝的地位 試想我們中國出的木棉 人家買去運至上海 用機器一紡 就成了極細極勻的棉 掉回頭來 坐獲三倍之利 至若棉絲做成洋緞 羊毛做成毛織物 牛皮做成革製品 蘆葦做成白糖 敗絮碎布 做成洋紙 皆是就我們國的天然品 加上西工 即可賣我們的貴價 此外我們日用的東西以及各種機器 那一種不是外洋來的多 計算起來 每年輸出就吃虧很不少 長遠不改 我們必有極窮極困的那一天 所以工業的盛衰 關係國家的存亡 爲國民的 不可不注意了 一日商業 我國自兩漢以來 每重農輕商 以至社會上之心理 概以商務爲鄙賤的事業 商人又自居下流 不求普通的知識 死守老法子 各自爲謀 作商人不越本國一步 沿海各埠 又把利權授於

西人 所以商務日見跌落 若要振興商務 非設立商學不可 查東西各國 雖一市一鎮 也必設有私立商務學校 研求商業的知識 各地方又設立商會 聯合商務的團體 糾集公司擴充商務的權利 又況各國的軍隊 就藉商務的稅額 拿來充軍餉 所以在內的商務 有陸軍保護 在外的商務 有海軍保護 人家的商業自然是蒸蒸日上 我們商業上的人 若不竭力整頓 仍然圖自私自利 不顧大局 還能夠與外國人爭勝嗎 現在北京政府 注重實利主義 正是發達實業的時代 況中國地大物博 人多財厚 願我們國民 將這農工商三項 仿照人家的法子 趕緊提倡起來 將來國富兵強 就在這實業上是個起點啦



實業類

說提倡國貨

選濱江縣講員張果良稿

國貨就是咱們本國出產的各樣貨物 洋貨就是東西洋各國出產的貨物 提倡就是教大家多用本國貨物的意思 今天爲甚麼說得提倡國貨呢 因爲咱們古代的時候 開化很早 以後這個亞細亞洲地方 就數咱們中國地大人多 靠近的都是些個小國 靡有力量合咱們競爭 年深日久 國民就養成一種自大自滿的習氣 因而進步就異常遲緩 例如現今最強大的國家 德法英美俄奧各國 在咱們中國古代的時候 差不多還全靡有人呢 現在他們各國的工業商業 真是件件精美 樣樣巧妙 甚至於靡有一樣的事情 不比咱們強的 所以人家近年 一天比一天的富強 咱們可就一天比一天的軟弱 雖然這裏頭有各種的緣故 但是工業商業不能振作 本國貨物不能暢銷 實爲一大原因 就按着現在說罷 咱們大家身上穿的家裏用的 大半是外來的洋貨 大家想想 一年之中 往外洋流出的金錢 該有多少呢 再不趕緊提倡國貨 將來洋貨越進越多 工人商人無業的 必一天比一天的多 國家也必一天比一天的窮 前途的危險 真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 列

位既知道愛國 就該提倡國貨 靡有看見人將各國的人嗎 都是先儘着本國出產的貨物購用 那正是表示人家有愛國的心呀 再進一層 就是要把國貨改良 務要比他們的貨精美 到那時候 不但我們不必用他們的貨 恐怕他們還要買我們的貨呢 這就是根本的解決啦

說開墾之利益

改濱江縣講員吳順昇稿

咱們中國土地 有二十二行省 人口有四萬萬 地廣民衆 自然應該算世界上第一等的強國嚟 怎麼現在國家 就會貧弱到這個樣兒呢 就是因爲人民的知識低 靡有新思想 實業不興 好地土讓他荒著 人民習於懶惰 一家裏頭 生利的很少 分利的却很多 窮的不能富 富的反要窮 若是遇著年景不好 就四方逃散 多半不免餓死 咱們東三省有的是地 又不值錢 就是少人墾 現在很要緊的實業 第一是墾荒 卽如黑龍江省的荒地放出的有多少呀 並且黑土有幾尺深 算得極肥 若是都把他開墾熟了 不但可以養活許多的窮民 就連國家也可望添賦稅 那國防鞏固更不用說了 真是一舉兩得的好法子啦 你看俄國的東海濱省 阿穆爾省 他們的墾務 辦得多們好 就是韓國人到延吉一帶開墾 也就不少 怎麼我們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人民反不上緊呢 因爲有個緣故 無非是什麼故土難離的俗見 所以甘心讓給人家墾去 這個俗見 差不多成了全國人普通的性質 人民儘管多 地土儘管荒著 故此國家就一天一天的貧弱起來啦 奉勸諸君 現在這世界是一個競爭的世界 咱們若不趕緊想法子 多領幾十百响去墾

窮的出力 富的出錢 窮的用人力 富的買機器 窮的貸牛種 富的立公司 把他一概壅熟 恐怕再過幾年 人家要先下手啦

體育類

說體育之要

改濱江縣講員吳順昇稿

現在學校裏頭 最注重的是體育 不獨學校 就是社會上 也很注重 現在各處 均有青年會 省城也打算由公家關一公共體育場 聽大眾前往練習 不日開辦 什麼緣故呢 因為這體育就是想法子使身體強壯的意思 人生在世 勿論有多少銀錢 多大的本領 必要精神滿足 身子強壯 才能够享受 才能够施展呢 所以體育一項 是人生第一要緊的事情 咱們中國的孔聖人教訓子弟 除了講道明理之外 更兼重射箭御車 可見古代就是最重體育的 故此咱們中國當先周秦漢唐各朝的時候 武功最烈 國勢也最強 趕到後世 承平日久 武事無用 國家便偃武修文 開科取士 專重文學 念書在終日伏案 把強壯身體的道理 一點也不講求 學問還靡有成就 身體已經軟弱不堪啦 所以西洋各國 從前笑我老大帝國 東亞病夫 這也就是因為我們國民軟弱 不講究體育的緣故 在前清末年 政府醒悟這文弱的壞處 廢科舉 立學堂 要重體育的道理 漸漸發明 無奈人民智識不開 為父兄的 一聽說設學堂 便極力反對 恐怕子弟入了學

堂 習了體操 將來必要當兵 有失斯文本色 不知體操正是活動精神強壯身體的好法子 無論國家將來實行徵兵 並不是獨令學生充當 就是充當 也是國民應盡的天職 責無旁貸的 又何必畏懼體操 便自不入學堂呢 現在世界上各國靡有一個人不是入過學堂受過普通教育的 就靡一個人不能當兵 他們說 這本是國民的義務 若再畏懼當兵 那還算得是一個強健獨立的國民嗎 據我看 你們只怕靡有當兵的資格 若是人人個個能當兵 學外國一樣 不但國家立刻可以強起來 就是這每年養兵的餉 也省得不少 人民的租稅負擔 便也可以減輕 豈不是一件極好的事嗎 況且將來實行徵兵 就不是學生 也免不了 又何不趁早大家學點本事 省得後來吃苦呀

衛生類

說衛生

錄京師通俗講演錄

人生最寶貴的是身體 最怕的是疾病 欲身體健康不染疾病 最好的法則 莫過衛生 然而衛生這一件事 細講起來 實在一時也說不盡 況且有公共衛生 有個人衛生 要不懂得個人衛生 那公共衛生 也是不能明白 如今先就個人衛生 從那最淺近的地方說一說 從那最多數人能夠辦到的地方說一說 人生在世有三樣 離不開的 是衣食住 人人全仗著這三樣生活 論起這三樣來 那一樣都不得時時注意 萬不可有一點忽略 要知道偶有不慎 與性命實有非常危險 譬如節氣 正在冬盡春來 天氣十分寒冷 一般貧苦朋友 不免受衣食不週之害 渴時難喝熱水 餓時難得吃熱飯 甚至乾鮮臭肉 隨意大嚼 在當時祇願充饑解渴 及至到了春初 百病乘虛而入 什麼春瘟呢 瘧疾呢 頭痛腹瀉等症 陸續皆到 究其致病之由 是莫明其妙 不知這都是平日飲食失調所致 諸位想 一個貧苦朋友 還攔得住十天半月害病麼 及至病好 生計也跟著斷絕 豈不是可憐可歎的一件事麼 欲求不生病的法則 就是平日飲食上 多加檢點 吃食不怕

講 演 稿 範 本

講 演 稿 範 本

粗 祇要清潔 水要喝熱水 自免許多病症 至於衣裳 雖不能一天三換 不論破衣舊襖 也要勤加漿洗 身上不可有氣味 那身上有氣味 全是不沐浴 不換衣裳的原故 至於住房 不必高樓大廈 就是一兩間土房 必須收拾潔淨 也不可房裏有不好的氣味 窗戶必須向陽 多得新鮮空氣 方不至於受病 總之人欲保衛生命 於衣食住三項 多多注意 這就是個人衛生 最粗淺易行的 如果人都知道個人的衛生 那公共衛生 自然也就容易提倡了

說衛生能強國

改同賓縣講員曹桂芳稿

大凡人生在世界上 靡有一個不願身體強壯 不願心性聰敏兼精神活潑的 可是世界上人不等 就有強壯的 就有軟弱的 也有聰敏的 也有笨拙的 要想著我們這等的見解 總說是各人有各人的命 然而統歐美各國一看 人家的身體心性精神 無一不比我們中國人強 難道說那歐美各國的人 個個都有好命嗎 衆位要知道 人家所以比我們強的緣故 就是衛生上肯講求 這衛生的道理 在東西洋各國爲一種普通科學 人人必須講求的 比如說某一國是強大之國 非指着政府一個強 也非指着一國的官吏強 必得他這全國的人人身體都強壯 心性都聰敏 精神都活潑 無論一人一家 以至於一省一縣 無不如此 而且身體強壯之人 作事必能耐勞苦 心性聰敏之人 作事必能出新法 精神活潑之人 作事必能一天比一天有進步 近百十年來 歐美各國文明日益發達 勢力日益膨脹 大都是衛生的效力居多 惟有非洲等處的黑人 美洲等處的紅人 總不知道講求這個 故此他們身體是軟弱的 心性是糊塗的 精神是頹敗的 趕到而今 種類早要被人滅絕 全國的人 都要作外國的奴隸 你們看這關係大不大 要說

講 演 稿 範 本

這衛生一事 既是普通的一門科學 各國人講求衛生 均由潔便而起 這個情理 非是二言兩語能說透的 提起這個話來 今天我揀要緊的先說兩樣兒 一起居 衛生 凡是講求衛生的 起睡要有定時 歐美各國通例 睡以七小時為率 凡睡 八小時的為痴愚 以後十一鐘就寢 天明六鐘必起 起來盥漱後 必到空曠處所 運動二十分鐘 然後再用早飯 房屋必面面窗戶 晨起及午後必開窗門通空氣 放出屋子裏的炭氣 每七天身體必沐浴一次 也有多次的 貼身衣服 一有污穢 必立刻洗淨 院子裏屋子裏也必時常灑掃 一村裏頭 公置大車數輛 每日定 准時刻 挨門裝載垃圾穢物 傾倒空曠處所 每家必有浴室廁所 都極其乾淨 凡任意便溺 及堆積穢土不按時傾倒的有罰 我們東三省的地方 睡覺有至九小 時十小時的 早起漱口洗手的很少 一睜眼就抽旱烟 跟着就吃早飯 洗臉的殘 水就洗条碗 屋子是一面的窗戶 擋得一點兒空氣不容易透 夜間就在屋子裏便 溺 又不置痰盒 任意的傾吐 院內馬糞垃圾堆得沒處下脚 也不知道打掃 身 穿的衣服 終年不洗 這個髒得更別提啦 若在冬天時候 凝結上凍 又兼冰雪 鎮著 還不大要緊 一等到春暖地氣發揚的時候 這些污穢物 也就隨著發作嘍

須知道這穢氣一發作 便是無數的微生物 在這穢氣之中 我們呼吸之間 竟把這類蟲子吸進血管 怎想不受病呢 既然受了病 身體怎麼能夠強健 心性怎麼能夠聰敏 精神怎麼能夠活潑呢 不但一二人犯這箇毛病 簡直一百人中總有多半犯這個毛病的 衆位別說 這是習慣成自然的 我們中國強弱存亡之關係 也就在乎此了 你們大家想想 這衛生豈不更是得急急講求的嗎

講 演 稿 範 本

講求衛生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 衛生類

廣告

吉林巡按使
公署教育科

徵集通俗講演稿廣告

本科爲謀統一通俗教育起見特編通俗講演稿範本月出一冊分發各縣宣講除撰著選錄外尙須徵稿以求集思廣益茲擬題數則如荷不棄 惠賜鴻篇一經選刊酌奉筆潤規則暨題列下

徵集通俗講演稿規則

- 一 凡應徵者須遵守左之規定
- 二 此項講演稿以通俗文爲合格
- 三 通俗講演稿題目以部定通俗教育講演規則第三條之規定鼓勵愛國勸勉守法增進道德灌輸常識啟發美感提倡實業注重體育勸導衛生爲限每月由教育科命題登報徵集
- 四 講演稿不限字數惟投稿時須將全稿一次寄送
- 五 講演稿經選刊者每千字酌以吉洋五角以上三元以下之稿資不滿千字者比例計算

稿最優者酌加惟須登稿一月後查非襲舊方能發給

六投稿人應將真實姓名住址開列以便選刊後通知至刊登時願否登出真姓名聽投稿人自便

七前項投稿認為必要時得酌加刪改

八前項投稿如已刊出後在一月內發覺為勦襲過半或全篇抄寫者得取消其酬金
九投稿者信面須書明吉林巡按使公署教育科收田科發給收據以憑領取酬金
十本規則如有未盡得隨時修改登報通告

徵文題

(二二月份)

(三月十日截止)

(一)法律是保護人民的所以人民要尊重法律

(二)說實行地方自治關於吉省的好處

(三)說美感的教育

(四)說買空賣空(即搗把)之害

(五)窮人衛生的方法

(六)吉省不良風的俗有幾種要設何等方法才能一一改良

以上六題隨便照作如一人作二題以上者稿須每篇分繕字畫務須清晰

23

